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一

明 劉昌 編

許文忠公

記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渾樸厚之氣鍾於此自顥穹生民徜而未泄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為春我國家龍興適丁其會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皇帝以

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亦惟一時
命世大才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也斯道也何
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實踐傳之而濟斯民者也三代而
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金源氏之有中土
雖以科舉取士名尚儒治不過場屋文字而道之大者
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
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
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

出一論聞者埭異訝其有得也皇元啟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至大閒先生之姪牧闇為翰林承旨實握文柄家學益明孫堉由世賞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昔守吾郡一日請曰子嘗長翰林寔今太史吾祖之塋牧闇已銘之矣書院尚未有記子其勿辭夫以牧闇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精覈詳盡尚何庸贅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為書其槩公諱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太師儀同

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惠靖子煒故榮祿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姪燧是為牧闇燧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既高濟以實力故其成也大太宗擇必且齊子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公往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

道醫卜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
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中一夕
惟寢衣存求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
益遂還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踐發
明授徒北方經學葢自茲始伊囉斡齊行臺于燕諸侯
競棓克入媢以公為郎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絕攜家來
輝墾荒糞田誅茅為堂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
寇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象讀書其閒衣冠莊

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録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

命魯齋畫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為大儒牧閣銘謂公所
梯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庚戌遣平章趙璧來徵既至大
喜時名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為乃盡平生所學為千
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
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次及救時之弊為三十條疏弛張
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
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
壬子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陳宋祖遣

曹彬取南唐敉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為之公賀曰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衣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

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東平閲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顔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上嘗令公料李壇之反公對曰使壇乘吾北征留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

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後如其料王文統伏誅西域人𡥈言回回雖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為反逆上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術不純他日必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及伯顏陛辭勑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自潛邸時有以啟沃而簡在帝心也既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

詔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尚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蓋懼吾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遣官專輔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從之公自名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

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於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葬輝州菊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諡文獻至正七年監察御史言雪齋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矣聖朝以魯齋許文正公從祀孔廟覃懷又立書院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

之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淑諸人廟堂𨂍之今教養不
弛墳經葺惟謹公事業滿天下妝閣之銘備矣而大節
在首倡經學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
尤致詳焉世言儒者不知兵蓋兵在擇將若淮安王平
宋之功跨軼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璮
古名將不是過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
始終此論開屯淮蜀勸農關中固已合幅員而混於一
矣某因記書院而竊有感於今者故雖妝閣已書而復

及之非贅也是皆開國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者則其為學也至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陜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陜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多多公合其寮寀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

五年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薩達齊輩皆蔚為
名臣而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
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朂後繼敢以屬子有壬
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
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
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
滯改陝西行省而四川自為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
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

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寔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為易繼以賽典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

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玩於法狃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觴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為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之耶某之為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為政豈特為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

逖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為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

鄉先生没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今有不舉者况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賔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没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

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令總管仇侯理替舉墜劭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絶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

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况爲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

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勳德為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相業陽亢宗司馬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没為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

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没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衮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蓋㞮鼎也明其晦續其絶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巳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肰渾朔方混為慶元流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為民立極維時佐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摹弘遠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聞寧海崑崙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禄自奈蠻國即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絶宋金使幣幡然應詔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

修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
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
是為長春真人全真者恬澹無為全其本真其學倡於
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
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
人王公歲巳未長春以汴之重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
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
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並主之

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與朝元遂為宗
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既禪之所居地直乾位故為是
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何而北矣
宋南渡為道宮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真人
姬公既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應物
通真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熙春閣基建
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肶至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司公俱

以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王公公名德衡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朔或葺厥惟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壬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紬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

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不惟不絀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静本老子之旨也漢文景而後為治者多宗之所以絀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為先其為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佳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為一者非牽合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有壬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為道也

既為叙次其師先之緊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

繁淮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一設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中為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我朝簡擇尤慎内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員外郎托音陜西省郎中趙中

為郎中宣文閣鑑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里都汴梁路治中布特穆爾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圖們德爾檢校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吉入為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之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詒使汴梁府署徑邇省治有閒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者趣馬吉輩請曰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

乃為之說曰孚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如何簿領鉤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谿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㣲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茍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為宦設

敢斷章為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壂闢殆徧而民亦多屢以故環數百里内睩不知學俗日以媮作縣者率以供資糧屝屨為急於學校葢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於州學營材董役李君力為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

以總鄉校而使之僦民屋為茍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醖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筳秩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為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況於州乎今吾州二學廼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

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强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蠻徼一變為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侗而走顓蒙者蓋以無啟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

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闒蜀之不若耶聞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為干祿地修天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第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茲哉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疏脈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梁濟

荒陬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為之病矣故橋梁君道路路君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廵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令示為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為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屝屨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横駃悍滅防

齧溪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睽下淖負挐
奔渡擠排蹴踴斛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掊
歛聚良用惡薄霞弱揩行者杌隉莫不股慄歲一修㪽
民大有輸綈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
矣西域茍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
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
必作石橋余既從史之且語之曰果成余為若記俄陞
路達嚕噶齊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於庭曰洹

橋病民耄倪具知為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温繼至而同知阿拉克判官摩哩章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賛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柢難為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磑廢渠土性堅良面埶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蔀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年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為之且聞

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為之况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强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閧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尺寸地尚可靳乎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既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水冶近而易致葢昔產地也甓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寔集其材復

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成經始丁丑二月凡四閱月而建其陿未廣而淺未濬卑未陻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碇基於淵兩端礦岸中作三墩析水為四而鋭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悉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昔

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為也況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孑然而出儲無宿舂植一標於荊榛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僣天子之爵摽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為也其或勵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掝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為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

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為而後人為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譏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采輿人之謡為之頌曰

洹水潊潊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為悍肆奔騰喧豗揚為驚濤激於堆埼伻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濟險慮覆歲狃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疚其心豈無徒杠亦有輿梁朘民之膏視為故常膏朘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壞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譊譊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為碣曾不逾時橫空巀嶭鱗集櫛比堅猶罍玉

蜿蜿龍卧岧岧雲矗昔也江海今而堂閨傴僂絡繹晝
提夜攜凡今之人盍究所適旦播未周夕求其實有為
遠慮人即迂之雖略近效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
成水厭横流岸虞善崩洹水潋潋頌聲洋洋百世而下
於戲不忘

上清儲祥宫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懐襄於祥符崇政土
木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宫通玄文德虚逸真人天均王

公屬記上清儲祥宮屢伻不倦乃徵其跡而叙之宮始
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為禁軍營
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復
事修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
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
復葺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天兵下汴宮
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方興長春丘公起海濱
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治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為

對上大悅命史録之長春法系之弟為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蕭主太一上清龍德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潦水所圮規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畝六十撤故宫材崇三清之殿於前次列真之宇於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孫

公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逸大師黄道真從事修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尊玄元聖像於前奉栖雲祖師於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庖廥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逕庭而存古修廢功亦懋哉愚嘗記龍德宫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兹因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宗意在清静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趣詔近臣曰虚静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為之道當力行之斯言果

踐其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家者流本黄老以清静無為為宗以虚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争為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黄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言則謂宫在國東為震為春為仁於應為子孫太宗作宫子孫衆多篤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葢因方士言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

神宗多男火於慶歷不事修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幾於法巫醫史之說乎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嗣者尚泝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

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為記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徹徹篤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圮廢已久金承安間朱徽記文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

以爲儆予喜爲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蔀請亟而切乃爲之説曰公之爲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黄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説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爲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啚夫板尹不可須史離者也人禀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虚靈洞澈無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

然全體固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説啟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姸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於地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已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徼名以為公不任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瞍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荀卿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惟公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爲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碑志

敕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之石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巳亥中書右

丞相臣托克托左丞相臣特穆爾布哈等以聞敕中書叅知政事臣有壬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庫庫為書翰林學士臣玄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又自䇓皇帝不以臣庸劣俾叅台司而王之子臣托歡寔平章政事世講義篤當悉其世家飭其末至以章昉來世矧威命有赫其敢以弱陋辭王諱阿喇罕蒙古扎拉喇氏祖諱布色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定父諱額里根贈忠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

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祖
妣塔本妣穆爾俱追封曹南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
皇帝服弓矢割烹征屢有功竟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
伊勒吉太子從庫楚呼圖克圖太子伐金遂侵宋以功陞
萬戶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副大將察罕征討察
罕沒遂代之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廣陵戰没王嗣
職統其軍巳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隆興北山還
上都賜黃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勒達爾琿

塔罕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額哷布格賜金箙一文
繒九三年從宋王哈必齊討李璮賊搤老僧口日夜搏
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黄金如
上都數四年春錫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
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戍百丈山
以犄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略地郢復奪郢
州南門堡視地埶可達戰艦於江遣徹爾瑪勒貝大將自
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泝江陵復遵陸略地至鎮江十二

年擢昭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戸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巴延叅政董文炳為三道水陸分進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松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獲甲盾數百入溧陽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擒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擒谷總制至柏市擒其將張八斬首二

千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月徇浙東未下郡邑所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於閩至福安轉戰四十餘里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於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軍趙由𢡟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望風降偏師入興化擒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善大

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葬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諡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忠宣配托多庫庫掄呼圖克台竝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伊蘇德爾

襲左手蒙古萬戶天歷初有擁護功遂除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為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為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禄大夫薨曰托歡起家同知蘄州路四轉為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為西臺御史中丞母疾棄官歴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禄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不

可復拜御史大夫且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呼
喇楚琫齊衛副使巴罕瑪勒蒙古軍千户塔齊爾真定路
總管哈喇遜蒙古右手萬户額爾吉納孫男女若干皇
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人爾而國
人中尤賴以濟者若扎拉爾氏則四傑之一焉王之乃
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著如
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既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居
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

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為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勝其追叛河西攻堅歷下力戰襄樊略地郢復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關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而薨厥後蹉跌貽悔議者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屈羣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耆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皆死戰陣以致寧救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

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富

王壽不滿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

王薨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

祭田千畝世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縟矣歸

美報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壬謹再拜稽首為之銘

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翕嶽喬貴

胄接武闞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

舊部勗我鋪敦帝命南伐潰褰拔郢夷庚既塞我旅爰整嘽嘽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滸而東三軍掎角分趣吾會遂啟溧陽肆我禡類崩角稽首漿壺食簞廣德弗城獨松弗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坤清夷四方來賀蕞爾島夷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訏訏郭原鬱鬱王兆焯勤崇極中以廟貌既歷五紀盍文其碑亦惟天道遲速有時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錫來裔

敕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宫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祖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殷六龍狩蜀代工使能伻督絡繹力底於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閒有弊損遣延慶使綽斯戩葺鎰葺之又三十一年為至正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

之艱敕奇凌府同知今武備卿布達實哩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使裕嚕特穆爾專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朗奪目閣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城平髹堊靡不堅麗精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楮幣為緡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修惟新不可不銘敕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地運用之妙臣無

得而名焉即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雨暘之散動潤烜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於下源泉陂澤之流通抒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之地俯瞰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閎孳萌紐互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於下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之隆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儗也定都和林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為

心聞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説以格蚩蚩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為感觸之地而大聖人罨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捲河山之量寔兆朕於是焉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朔南名刹罔不歷覿閩嶺北人謳閣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之閣無與為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金特錙銖爾則此閣締構之峻偉

傑峙與雪山相高鷲嶺侔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
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
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於實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為轉
運司為宣慰司又為嶺北行中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
年而列聖駿極之蹟雄都瑰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
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其亦有縁乎於戲
休哉為大利益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畀黃虞建都乃握天地樞

俯拾萬國如墜枯𣇈𣇈赤子饑待餔后奚後我來其蘇天戈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顧兹彖敎非虛無與我異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羣愚開極樂國包寰區祇園方欲鳩其徒乘龍遽爾及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巍巍成此兠率居不宏其規豈遠模矗天拔地高標㳄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修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須臾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庬愚覆幬均堪輿如閣容塔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

汝臣有壬其大書不騫不磷磐石如億萬斯歲緜皇圖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二

明 劉昌 編

許文忠公

碑志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賜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暢公神道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暢公薨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賜推忠守正亮節功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之賜灼公之善範後之承也諗其友許有壬叙而銘之碑敘曰公諱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父訥祭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公幼

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弟若姚公端甫高公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圖補右三部令史丞相巴延南征選為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實蹟上之初官承事即行樞密院都事重慶叛謁謀畫諾諸城相率内附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拔寒畯王朝綱王伯寧

韓伯昌為府史後皆至達官修府治發地得白金五十鋌同僚分公十鋌公獨不受以修廟學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擿姦雪冤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旨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伊蘇特穆爾為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陜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

以與俄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軍怙勢虐肆得其贓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亦都護駙馬之徒大為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生服馬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圖們岱爾之訟家財宣使鞏士安之箠折民齒開成同知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強

悍有侍官不能制者併寘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覃懷而中宫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馬即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詔修成宗實録賜中統楮弊爲定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闗先旱必哀於民天可欺乎

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泝流觸沿流之舟致溺其人累讞不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秩米收貯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内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内曰暢先生治内何敢久留後守為之立祠於學名為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

夫奉敕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鋌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修官冨珠哩琳奉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朔薨於縣之傳舍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襄縣峴山之原配伊喇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先公二十年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膺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

都事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為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為令官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劼勵勣勁皆幼女五人次曰騫不仕娶成氏子勛女一人次曰駿娶蒙古氏子四人勗勍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為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拔出流俗藉其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不驚歎

以為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從南征而垂槖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請盡揮禄入雖公小節而其胸次為何如哉高公彦歆為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僮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凡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

士大夫風節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為侍吏
募徼倖躐數級傲然為長吏為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
可少愧哉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
立朝抗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為學宜專館閣
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為國子司業又出為陜西理問
入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
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
邪一抜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

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服太史有録太常有諡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詰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忌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十驗之應答如響為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為似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槀副使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専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渟興挾策見世淵儲遂騰宋木斯拔蜀

蔓有芳簡牘既資贊益惟弘陶之不擲撫之不拒以隄
厥潰以撤厥弸辟求簡編土視金縉皇皇使車爰七其
乘善則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修郡績載凝掌帝之制
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日山重家不縷增歸
來自樂飲水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峻如絕壁孤如
秋鷹弛張翫世中別淄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徵聞公之
風貪懦自懲宰木已拱恩光日昇漢江汪洋峴首峻嶒
元凱多事處及谷陵惟德惟神有儋威棱景而前修昌

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軼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宫碑銘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絶非玄武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揺襄漢均民走鄂深神德不能忘鳴於官行武當祠於鄂為冲霄壇制使孟珙禱於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為觀蓋復崇寧額也我皇元至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宫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朝其前雲關扃深石磴梯危大殿髙堂傑

閣危亭長廊縈帶通樓環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壇壝
鼓鐘學館庖廚軫轕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絶頂
俯瞰萬間鱗集煙靄蔽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為之眩而
山川形勝闤闠盛麗金碧丹艧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
不得而見之此亦人境之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
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
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宮若葺故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
幾木而甲申之二月戊午掃於一炬洞真明道冲妙真

人住持提點萬領諸宫觀事羅君大震職宫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當弛擔而彼所謂刼運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巳貲率衆力任其役而威順王寔鎮是邦主贊尤恪重起兩廡甲子樓三十一間以其下内半為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廣十尋高九丈加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從供器靡不僝功而又作亭甓石以紀綸綍運機為藏以待禬禳餘凡締構日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亡友

玄教大宗師開閑閑吳公亦屢為言時待罪政府多事因循遂至今日乃已丑八月書來告其掇拾煨燼有成仍命予志夫所謂刼運者吾儒所謂數也天地且有數人力之盛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毁有不必究者已玄武之祠昉宋真宗我朝至元已巳龜蛇見於高梁河以為玄武之祥為築昭應宫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是宫之名雖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為水

之神寓形龜蛇者世飫聞矣主之大者盍鬯厥旨玉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效之著者闔且闢於斯往且來於斯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以爲萬物本乎天故祀於郊圜丘以象其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維天其右之其

之為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羣祀亦然或求諸陰
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徵形狀索也自神仙好樓居之説
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俟之者嵩呼之聞巨跡之見真
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之羣
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矣聖人以神道設
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蚩蚩既顓而蒙孰為民彝
孰為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號於衆曰帝
以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中天之華構揭

上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加額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由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然而生矣是宮之建顯命靈躅祝釐芘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覯感日遷於善聖教之助不又多矣乎銘曰

岷江東涘鄂城西壁疊巘嶟嶟崇宮仡仡天關失守灰飛瞬息剥脩碩果復根定力嘘蜃傒樓琢璇俄室三華屹崪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棟吻雄鼇閣腰雌霓疎櫺綺結飛簷翠濕碧霞騰虛流雲洞闢屏翳擁幢

豐隆列戟桂漿醴素蕙肴蒸碧靈霜清厲廣樂翕繹瑶草肥露玉華酣日紫芝巳甲蟠桃行實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靈蛇右翼山川開朗神人愉懌物具阜康世允寧謚丕昌神休永奠人極

元故右丞相克呼公神道碑銘并序

天厭宋金之不能君其民也篤生大有為之君以君之我太祖聖武皇帝順天應人龍飛朔方豪傑雲從四傑而下僇功輩出若丞相鎮海蓋較著者也五世孫僉河

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哈斯狀其故請曰丞相奮庸
天造名具秘史世莫得聞子孫席世少文封謚稽諸古
麗牲有石而無銘封謚在官銘不在子孫乎敢再拜請
愚昔長史館與修功臣傳家報疏列至有炳炳在人子
孫不能具一言一事者竊嘗譏其後而悲其先也僉憲
殖華學賴出羣從思弘世德嘉其能後故不讓而筆之
丞相名鎮海即稱海系出克哷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
始氏克哷曰實克哷族時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

別之有勇略善騎射從征屢有功歲丙寅長百夫從宗
王百官於班珠爾烏納噶河同盟恭上太祖青吉斯皇帝
尊號倚注日密晝不釋鞍夜不解帶為扎爾固齊征太
陽國賜御馬一破庫楚國汪國魯國賜珠旗金虎符銀
印為色勒必總屬官金符十人銀符五十人征塔塔爾
欽察唐古哲袞回回契丹女直皆有功承命丕烏里楊
歡地為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
俾公守焉局所俘萬口居作後以其半不能寒者移弘

州孫塔噶勒察襲監弘州及其局風宜春秫眉供天庖若
諸樹藝為設提舉以司之亦以公子孫世其職時諸蕃
略定遂南牧至撫州與金將呼察和斯戰流矢中右脅
給其衆謂不傷裹瘡復戰竟拔其城賜白金俾為後證
既拔燕都命公登大悲閣環射四矢所至市舍悉以賜
之尋受顧命奉太宗登極收天下符節獨公聽留復以
貴戚金符官隸麾下拜中書丞相偕塔齊爾蘇布特取
汴京河南河中裕均蔡得九龍旗乘輿椅蓋悉以賜公

中原既定錫恩州三百户爲實封世食其賦爲置官守始立中書省尚左公爲左丞相繼尚右改右相歲乙未八月二十一日薨於家上惜悼不已賜金幣治喪命百官致祭葬弘州北阜立祠其上憲宗嘗拊髀嘆曰使吾得鎮海江淮何憂惜其亡矣世祖立極又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珪齊命公之孫章嘉爲千户曾孫伊埒布哈爲百户世所謂十七投下此其一也在干戈中每以進賢爲急河西得伊勒吉齊匠官得崔後其子皆爲名

臣陰陽得田仕至大司徒得儒十三人後皆知名夫人默爾吉特章太祖所賜嬪妃也初克蔡俘金公主某亦以賜公子男一十二人曰約蘇穆爾為扎爾固齊佩金符札魯花赤之曾孫托和齊妻貴齊千戶玄孫保保襲中衛千戶曰博郭斯從世皇有功雲南為濟南益都宣慰使曰庫哩濟蘇僉憲高祖也孫若干人曰帕克斯巴僉河東道廉訪司事阿勒坦布哈淮東廉訪副使曽孫托呼靖州路達嚕噶齊僉憲大父也子孫繁衍碑不具載世有恒

言飲水黑河最為勳舊公實與馬國史曰托卜齊雅至秘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馬錫户樹官傳之子孫祖宗來可屈指公則二馬即是觀之豐功盛烈雖家乘紀述容有逸略而其爵煞大者不可掩也銘曰

雲雷經綸屯將作解元氣鼓動大塊斯噫豐隆屏翳相為後先亭之毒之以基我元於赫伐功開天伊始同盟黑河有如白水轍環扈征何堅不摧戰功曰多我實有之珠旗揚揚金符煌煌從官如雲君賜以彰天荒既當

有城翼翼樹藝告成百工以集郢律回春奏食靡艱俾爾子姓世尸厥宫族鋒雖利吾忌吾脅恬然不傷嬰鋒蹀血抜燕論功旌以殊禮四矢所至悉公之邸帝曰汝賢其長中書汴蔡底平金社遂墟昕功頒賞賜户三百世掌食采有官永頟不懲首離優游考終九重震悼賵祭豐弘惟桐鄉庸昭崇報有穹其封有侐其廟秘史紀名永終不墜顧是刻文益示揚厲

大元故贈光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勒坦哈雅公神

道碑 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斯蘭哈雅致政家居遣其子都

水少監摩歡奉家乘請曰老夫賴先世餘澤竊禄位有

年而吾父平章公墓尚未表非慢也顧盛滿難居功名

鮮終恒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賜骸骨養

痾田里年且八袠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之有壬讓不

獲本其狀序曰平章公諱阿達哈雅輝和爾氏世為高

昌望族祖裕嚕阿斯蘭托達托達華言巨室也贈中奉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范陽郡
公祖妣伊特戩追封范陽郡夫人考諱哈喇阿斯蘭托
達當太祖皇帝肇建區宇國主邑都護發兵攻金斬其
長史聞摩勒齊哩有異遣將命偕察喇四人馳告行在且
具款誠上曰果如爾言其告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
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何有方物復命輦寳貨
金織段以獻由是高昌內附因留宿衞從太祖南征卒

於柳城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雅克塔納封范陽郡夫人公宿衛積勞除塔善屯田打捕提舉不就卒於京師昭回里第年七十一葬城西小南莊之原贈光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巴爾呼圖克封柳城郡太夫人卒於濟南年八十四大夫時長憲山東護柩歸祔子男二長大夫也次賽音哈雅同僉宣徽院事早卒嗚呼世臣大家上有啟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一

門其庶幾乎公性恂恂而志趣超詣由近侍出官非其志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氏子孫必有興我不必為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來舉危亡之國而措之安遇知太祖夫苟引年居高位享厚禄必矣乃鬱而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而不食必再世而後顯是蓋遲速之有時非人力之所能及而啟之於前者固已逢涌而不可遏公卒時大夫已拜南臺御史流澤之來浩乎其沛然矣其浮雲富貴優游以老宜哉大

夫以卓越之才起家監縣為良吏入臺為材御史出廉諸道為剛明使者入中書分南臺為天子重臣歷九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素衣無錦繡居無華飾榮寵方至退然若虛文皇嗣位聖眷益隆玉帶上尊錫賚相望至為玉刻署押以示殊遇當是時茍假寵於上為先世要美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顧乃自抑若不能加於其先有於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於上不謁於太常

擇所宜為者自為之視世之朝暴貴而夕龍賜碑者有間矣二子長少監也次伊埒哈雅少監二子實格實善俱宿衛内廷公生世為賢子為賢父歿而享其寵嘉出於尋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

於維趙國作德於逸而小心以繹不柔以忮不競以亟以承其先烈以裕其肖息其先伊誰實為右丞孑孑其征屬屬其盈高昌之望曰命靡常主命不辱而天威肅將輦其金珍篚厥玄黄歸我聖皇以敉寧一方大夫繩武不

遠伊邇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砥矯矯如矢維天子使靡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川委緊來世之祉城西之原有樹有封刻銘豐碑百世可宗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遠祖祖洽宋熙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桐州言事忤

旨仰藥卒子遠宣教郎奉樞歸次采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之因為金溪人中鄉貢進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尚氣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為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旨先生曰吾為是區區而悖吾師說乎益篤志為己之學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貲産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兄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久憣然曰昔親在不敢離親亡矣充吾學為揚顯者不力

可乎歷甌越會稽瑯琊涉汶泗過洛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聞闡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州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人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即得其情覈虛糧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

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順女適孔景仰繼黄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湖口縣典史杜復亨繼王氏生子大有廕宜春揚橋務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縝綗繹女三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迹徧海内乃得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

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虖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壬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粗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棄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久内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内附時年已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僉憲田時佐

曰徵先生幾不能奉詔有壬既獲薦文入禮部經問之
與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駴異先生在湖口方鳴金鼓行
江有壬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壬為兩
淮轉運使先生恵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
也手寫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月餘
歸明年遂沒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阡兹銘也
其誰宜為銘曰
於虖先生志壹學醇友善行道恥為鄉人昔隘分裂估

畀苟安四海既一我轍乃環有轀未襮貫用不售爾不我知我不爾覿晩慕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天臯比畀公俊造賔興墜緒孰繹紹遠遝公張此東僻樂育嘉惠侏離伊吾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禔身所遺根茂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虖先生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敕建曹南王阿喇哈祠

禮官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於集慶縣官給其費且請賜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托歡由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相厥役以迄於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知先王莫如子祠落矣願有紀也讓不可乃本其碑撷其家世履歷勲庸之槩曰蒙古扎拉喇氏有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禄大夫司徒謚忠定諱布色者王祖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謚桓毅諱額里根者王考也勲皆上

柱國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本妣穆爾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沈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四年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上萬戶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明年以叅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祿大夫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陰縣郭邨累

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此其履歴歳己未渡江破宋師於隆興北山中統初討阿勒達爾琿塔罕於河西明年扈征額呼布格於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璮於濟南四役皆有奇功賜黄金金箙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觀兵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灘中綴宋師百丈山卒與策勲馬十一年略地江北奪郢州南門堡獻瀘舟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泝江陵至鎮江十二年與淮安忠武王

右丞相巴延分道取宋王發建康道與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壩呰拔溧陽建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將二人俘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三軍會於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安僵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由㦣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相陳文龍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

此其勲庸配脫端闊闊倫忽都臺竝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也速迭兒銀青榮禄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女五俱適望族有壬惟古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於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遞遷之自漢以來諸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由是而不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圖形以寓其思賢

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盡其事亡如存之心
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没所在求爲立廟又
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武侯之功
尚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禮邪夫所在立廟
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向充之請始聽
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戛戛乎其難哉皇上於忠
宣既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主
之所知哉大夫祗順德意克篤前徽勸孝勸忠於是乎

在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為之詩俾歌以徹豆籩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雄父菑子播昬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方城雒雒際皇風分兵犄角乘其墉沙蕪飛渡星月蒙順流震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趣獨松趙孤衘璧吳山空萬邦玉帛四海同台司兩轄貽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哀榮典冊備且隆衮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潨

新廟奕奕摩葛穹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穈維芑紛穋種
春揄釋烝簋有饛醇醲載祼牲特豊樂備舞兮明禮容
神保假兮福禄降象賢世美垂無窮

附録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有序

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於朝既釋機務將歸
省其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其友歐陽

玄文諸神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有大營繕諸臣僚家先世碑板咸以奏請屬筆安陽公為榮於法當援吾宗兖文忠公例自表厥考崇公之阡又自書之為宜安陽公堅辭以為不可乃勉叙其行實而銘之魯公諱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人挈之依外家公幼有異質處羣髫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讀書習為儒二十能舉子業有儁譽年及受室娶里中名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欲就學

馳狀請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它虞將士俘鹵有䘏非
辠宣慰部使者雜譏之渠帥利所獲從旁執争公駁之
云冦徒脅從猶當理出王民躝入賊衆又從而臧獲之
可乎上官用其議薄有左驗皆免為民先是公以新進
下僚代總都寄一切興發事皆已出當道意頗碁之冦
平吏民咸稱其應變方略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脫民
於殍乃更賞嘆共剡薦之在永永尚巫鬼里社舁土木
偶相昏因服食共具以侈相夸民坐凋敝公𦤎樊侯毁

東南因往焉遂為當道所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控案牘由是以本職歷永衡兩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長沙稅使遷臨江撫州兩路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從仕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句承發架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一二存諸簡書略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獠軼境州將趙往督捕府無它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糧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比

其身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涅亦不當錮范卒為良民在長沙征算不苛羨增秋毫歸官在撫州豪民有龔胡者偽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已狼籍計慼自首官疑有隱索之闕地得宿用板印縕數皆倍所首獄輸朝廷遣使分道處決龔厚貲祈免姻族又助其營捄已議減死公持不可曰首寡隱多去末存本與未首同衆莫能蔽乃寘諸法未奉祠在京祠禄優暇而年近休致諸子又皆顯榮力請謝事未報得痞疾薨於官生

淫祠數百區以窒其妄又撤其材以給黌舍公廨倉庫之府公私便之在衡安仁盜袁舜一怨若播州餉負險挺亂既誅朝廷宥其餘黨甚衆民有越軍砦爲竊攘者有司得之獨以强論不赦公曰彼從盜爲亂猶貰殊死此因亂爲盜乃服上刑不平請併彼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時有范重二者嘗過友家乘虛撣其供佛鐵器以歸友蹤跡甚急范慚怖而返之物遊徼發擿之拘范及友於官公推讞得實既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

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亥薨以泰定四年丁卯二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以是年十一月壬午祔安陽武官原新塋許氏世居許昌曾高巳上金亂失譜祖考隱德曠僚諱信考贇彰德湯陰因從家焉初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縠妣以孫婦趙氏讓封初追封湯陰縣君再封高陽郡君累封高陽郡夫人進封魯郡夫人姓宋氏公初贈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配高氏萬寧縣尹滎之女初封恭人再封湯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太夫人追封魯郡夫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睦婣性多懸惻尤樂施予閭故舊家有喪致廢飲食拯問里貧病如捄溺焚魯公待客好豐諸子隆師蓄書嘗鬻簪珥以繼其資雖居中饋經營彌縫能使夫子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古賢媛之風焉至順二

年辛未五月庚子卒於揚州壽六十有七由僉樞而下皆以安陽公貴推恩伯子有恒大寧路儒學正調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萬於養志力於幹蠱魯公年四十不親細故內獲夫人儉勤之助外藉伯子開敏之資日能安居樂道專致教子以有今日先魯公祥之二日卒年四十有五時論惜之娶李繼狄集賢直學士文忠之女仲子有壬是為安陽公登延佑二年進士第初授同知遼州事歷山北廉訪司經歷吏部主事南臺內臺監

察御史詹事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郎右司左司兩郎中兩淮都轉運鹽使兩為叅議中書省事治書侍御史陞中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拜中書叅知政事轉通奉大夫以本官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臨事決議不愧古人以封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永平趙兼善女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並封魯郡夫人叔子有儀經筵檢討武昌水陸事產副

曰君位劣禄薄親年又髙何狷介至是公笑曰為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夫人年二十八居孀守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逮事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利力求去職侍疾寢食為廢初喪號慟絶而復蘇旅殯原上苫凷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狀如泥塐樵夫牧豎廹而視之始驚為公年踰五十時祭必哭哭必致哀喪禮倣古不用緇黄人始議其儉及送終之厚祀事之豐

提舉娶劉平江知州傑之女季子有孚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承事郎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檢校官娶張繼賈安慶總管汝立女也女二長巽貞適江西行省都事趙彛次安貞未嫁而卒孫男四寶山燕山白耈黒耈孫女五小茶三茶增茶順茶相茶公器識深長學問篤實内行慎獨外交盡忠性不能酒長夏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手為貧謀養不擇禄仕閒關外補四十餘年僦屋以居糴市以食親故嘗靳之

卷女教六卷尤長於詩有東岡小藁傳於世仁廟初策
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安陽公年財二十有九
父母具慶時人歆之每以為義方之勸公在會福安陽
公官已卿士而公身教嚴厲安陽公出入必浴凜然前
修家法公疾禱神謁醫靡不極至公薨貧不能治斂又
思得美櫝哀慕不知所為朝廷聞而厚賻之始克歸葬
公葬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贈親之典備
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於躬而逡巡退託未

莫不願習行之既祥非疾病蔬麪不御臨江之除訶吏再四必後其妻孥守丘壠乃去今長沙人即公廬墓之地作書院以表其孝請於中書得永額所植松栢愛護之成林晚歲研精理學易簀之年正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極圖說至原始反終慨然而歎因論人世修短有若將終焉之意舅氏宋君實丞年擇師訓公遇若已子公迎養以禮有子為娶令族俸入盡以資之始生彰德之東程岡因以東岡為號後更號真拙著經濟録四

嘗有幾微責報於天求上於人之意迨夫積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與京天亦莫之或違也狀公行者為今南臺侍御史濟南張公起巖志公壙者為今御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玄為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年進士嗚呼斯亦他貴臣家所難而魯公有焉銘曰
允矣魯公生而敦厖為儒則通治吏不尨儒通不窮若歲徒杠吏尨則蒙乃昏然缸發聲粤禺初武之踸嬰身事衝不震不撥憂民有怵遇事無懜或縱爾於量或逸

爾於鏦或觿爾倥侗或鞣爾幻哤世涂憧憧公志悾悾
爲於渢渢與俗異腔且行且邁孰搏孰控盤桓令終德
厚信矼荆士景從鹿隱維麗江夏向風黄孝無雙醲河
爲灘導岷爲江㴑源之鴻沿流瀄瀄髙陽豐彤庭堅尨
降仲才棣隆仲力㬰扛公也亢厥宗仲也爽我邦洹水
沖瀜太行崆峣偭山爲雄厭水勿滏若堂其封堅琨如
玒石人載礱其樹如憧仲詞春容銘諓友惷公當如崇
仲盍表於瀧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

祭酒歐陽玄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

書篆能靜處士茅紹之集勒

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圭塘小藁序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挨藻於青

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閒在於爾雅深厚金

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薫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怪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為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槩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訖於今諸公輩出文體一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

大知制誥兼修國史張翥書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叅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筮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渡居庸詩益奇儁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

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而上歷侍從膺藩宣典内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潄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窺其倪而邐迤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為詩文樂府若干公題曰圭塘小藳圭塘安陽别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

墅也先生幼頴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為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闚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衒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藳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

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二十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奇儁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刃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臯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臯夔曽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圭塘小藳序

圭塘小藳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録者也圭塘者先生别

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
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
老臣優全禄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
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爲何如昔子由
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命
轍師焉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
兄之日少如有学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
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憒憒庸庸學不

加進年將耳順跧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況文章道徳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昌初至安陽與政府叅議同試士一生偉然其姿而拙於文叅議將黜之昌顧以士之立於世獨文乎哉矧其習於楷法是亦有可取者乃從臾就貢列明日生抱兩畫像詣昌泣而拜曰此吾祖文忠

公與太常公像也使昨者見黜則辱吾兩公多矣昌為懸像於堂再拜授生而慰遣之夫事固有偶然者抑孰知其遂及兩公哉士以行為本氣節為輔文固所以飾夫二者孔子不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先民有言與其史也寧野劉昌在銅雀臺書

昌欲謁安陽公墓以事不果從吏云墓有公神道碑高丈二尺餘四面各可四尺皆有字趙文敏公

書也昌使之拓墨本以來乃安陽公之父魯郡公墓碑歐陽文公為文茅紹之集文敏公書刻之安陽公終乃無為文刻之碑者蓋是時故老凋謝而子弟亦散遺而遂至此今其諸孫孟敬起進士擢守建康名稱爔然其必能料理其事者安陽公之德澤真遠哉昌在滏陽驛識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二

[seal stamp]